



文化·芷江



芷江散文精选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组织编写

我总在想，溇水只是沅水的一派支流，
溇水之滨的芷江何以竟几度成为沅州的治所？

我总在想，当年流放中的三闾大夫行吟泽畔，自洞庭湖溯湘沅而上，
入溇浦，至辰阳，此后究竟是不是曾在溇水之滨洒落过他惆怅的诗行？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文化·芷江



芷江散文精选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组织编写

我总在想，溇水只是沅水的一派支流，

溇水之滨的芷江何以竟几度成为沅州的治所？

我总在想，当年流放中的三闾大夫行吟泽畔，自洞庭湖溯湘沅而上，入溇浦，至辰阳，此后究竟是不是曾在溇水之滨洒落过他惆怅的诗行？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芷江散文精选 /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主编. --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0.8
(文化·芷江)
ISBN 978-7-5122-0066-1

I. ①芷… II. ①芷…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289号

本书所刊载部分图片, 由于无法与作者(权利人)
取得联系, 本社已将这部分图片的稿酬暂存在芷江县
和平文化研究所。希望作者与芷江县和平文化研究所联
系, 以便尽早收到稿酬。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组织编写

责任编辑: 殷德俭 周 彧

出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国家民委新闻出版大楼A座9层

邮政编码: 100013

编辑部电话: 010-64211752、84250639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54

网址: <http://www.chinamzsy.com/>

设计: 北京宇寰世纪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制版: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19.25

印数: 000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22-0066-1

定价: 168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古以来，芷江便是地灵人杰的一方文化热土：那青山，那绿水，春夏秋冬皆能入画；那乡音，那风情，苦乐悲欢皆可当歌。更有屈大夫沅芷澧兰之行吟，沈从文年轻率性之书写，明代僧人宽云募建的风雨桥，清代福建客商的会馆天后宫……尤其是当年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受降之盛典，到如今县委、县政府成功举办三届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会的盛况，又在芷江清秀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大篇章。

文化建设需要身在山外、提纲挈领的高眼界大手笔，更要有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真心力实功夫。内容涵盖历史、民俗、风光三大板块，形式涉及回忆纪实、诗词散文、绘画摄影、本土音乐、民间传说诸多门类的十二大册《历史·芷江》和《文化·芷江》也因此而难能可贵。

清风游子，明月家乡。在外工作的几十年里，芷江的文化建设始终是我的牵挂。动于中而形于外，是为序。

戚和平

2010年3月于长沙

（戚和平，芷江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杨柳吹面，杏花沾衣。读罢选集，倍感亲切。因为作者，也因为文章。主体上，这是芷江人写芷江的散文选集，于是字里行间都是芷江本土的芬芳。

写散文不易，写出好散文更难。好散文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如花开春暖，个性则似万紫千红。评诗论文，孔子标举“兴观群怨”，韩愈张扬“文以载道”，白居易要求“为时而著”，关注点都是文章的共性。王士禛喜好“神韵”，袁枚崇尚“性灵”，王国维推重“境界”，关注点则都是文章的个性。

芷江人写芷江，文章的共性自然凸显：三百里青山绿水，两千年岸芷汀兰。在芷江的史迹史事中激扬褒贬，在芷江的民风民俗中斟酌涵泳，在芷江的山山水水中高唱低吟。于是论理叙事言情，无非芷江模样。芷江人写芷江，文章的个性亦随处鲜明：体仁者情满于山，爱智者意溢于水。洪涛涓流，松风竹影，李白桃红。于是或刚或柔或浓或淡，都是自家性情。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好文章在于写，好文章也在于读。我们可以想见，选集付梓之前，面对诸多篇什，编者曾经有过由品读而共鸣，由共鸣而认可的一段心路历程。我们还可以想见，选集成书之后，一册精选在手，读者也会经过由品读而共鸣，由共鸣而认可的一段心路历程。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相信：无论求真，无论扬善，无论崇美，芷江人写芷江的这本散文选集都将是弘扬芷江本土文化的一座里程碑。

文章先睹，十分快意。意到笔随，是以为序。

石希欣

2010年3月

(石希欣，中共怀化市委常委、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任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CONTENTS 目录

第一篇 沅水上游之芷江/001

沅水上游之芷江/沈从文/002

芷江行/李元洛/007

走进芷江/曾 岸/012

走笔芷江/佚 名/023

诗意芷江/李渔村/029

芷江——湘西明珠和平城/补坤海/036

情牵芷江城/佚 名/039

灵动的芷江/杨序凯/042

人杰地灵的芷江城/舒绍平/044

闲话芷江/易 卜/047

第二篇 史如澧水万古流/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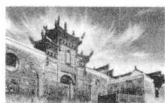
芷江县的熊公馆/沈从文/052

史如澧水万古流/王晓利/059

芷江沉思/洋中鱼/067

难忘芷江那一日/陈香梅/076

中国的凯旋门/邓宏顺/079



铁血芷江/李渔村/085

风雨沧桑黄甲街/杨序凯/090

芷江风雨桥/张元略/093

万和楼/肖旭/096

飞虎队纪念馆/许扬男/099

芷江旧事/斯文/102

情系大雁塔/向国双/105

“天后宫”情思/李昌林/108

楚西名刹景星寺/向国双/110

伸向天空的手掌/唐成云/114

江南一绝——天后宫/蓝雨/117

鼓楼风情/杨序凯/120

机场春晓/张剑/122

芷江的古城墙/杜雪原/127

怀想那片天空/杨序凯/129

中国侗文化城/文斯之/132

梦里和平园/戴业大/135

我孩时眼中的芷江城/邓博/141

返龙潭古桥的峥嵘岁月/邓长星/145

古城名胜奎文阁/彭腾福/148

青云街/粟小莲/152

慈禧太后与芷江文庙/唐昭军/154



芷江国际和平村畅想/李复海/158

第三篇 悠悠一路芷如江/161

悠悠一路芷如江/彭见明/162

景醉春阳滩/姚 奇/165

春游蟒塘/王举金/168

溇水泼洒出的山水画/舒 放/171

深邃奇妙槐木洞/雪 原/178

杨溪古树焕新姿/姚 奇/181

美丽的高峡平湖/杨序凯/184

芷江有明山/张元略/186

三道坑，撩开你的神秘面纱/戴业大/189

桃花溪探访春天/粟小莲/192

水山洞探奇/姜志文/194

漂流茅丛河/启 凤/197

芷江的山/杨序凯/203

五月的三道坑/滕树国/214

青山绿水涤我心/江南杏雨/217

溇水悠悠/杨序凯/220

难忘侗乡文化城/杨小蕙/223

第四篇 在另类的风景中沉醉/225

初晴/张元略/226



在另类的风景中沉醉/翔 歌/230

桃源与沅州/沈从文/238

沈从文在芷江的日子/杨序凯/244

芷江女子/蓝 雨/248

雪白侗乡秋/姚 奇/257

沅州话桥/赵兴奎/260

老龄人的乐土怡乐宫/姚 奇/263

蟒塘溪之夜/张家和/265

溇水河上的花船/申 龙/268

侗乡瑰宝沅州砚/张国朝/272

侗乡的民乐/杨全武/276

芷江城的井/赵兴奎/279

难忘芷江炖鸭香/申建秋/282

古驿佳肴公坪鱼/杨序凯/284

侗寨之夜/田 骅/286

明山赶歌/江满平/289

侗乡牛打架/舒绍平/291

侗乡醉舞/龙克梅/295

吊脚楼里的酒歌/杨序凯/297

后记/300

第一篇

沅水上游之芷江

走进芷江，便有一种诉说的冲动。尽管我明白，任何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任何积淀深厚的历史人文，即便截取一个片段或着眼一个局部，也是只可以想望而难于言说的……

“澧兰沅芷”在历史上成一动人名词。芷江的香草香花，的确不少。公路由辰溪往芷江，不经过溆浦黔阳，是由麻阳河沿河上行一阵，到后向西走，经芷江属的东乡两个市镇，方到芷江。



沅水上游之芷江

沈从文

“澧兰沅芷”在历史上成一动人名词。芷江的香草香花，的确不少。公路由辰溪往芷江，不经过溆浦黔阳，是由麻阳河沿河上行一阵，到后向西走，经芷江属的东乡两个市镇，方到芷江。

车由辰溪过渡，沿麻阳河南岸上行时，但见河身平远静穆，嘉树四合，绿竹成林，郁郁葱葱，别有一种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砖砌成立体方形



或长方形，同峻拔不群的枫杉相衬，另是一种格局，有江浙风景的清秀，同时兼北方风景的厚重。河身虽不大，然而曲折平衍，因之引水灌溉两岸，十分便利，土地极其膏腴。急流处本地人多缚大竹作圆形，安置在河边小水堰道间。引水灌高处田地，且联接视筒长数十丈，将水远引。两岸树木多，因之美丽水鸟也特别多。弄船人除少数铜仁船水手，此外全部是麻阳人，在250里内，这一条河中有多少滩，多少潭，有多少碾房，有多少出名石头，无不清清楚楚。水手们互相谈论争吵的事也常不离这条河流所有的故事，和急流石头的情形。

有一个地方名“失马湾”，四围是山，山下有大小村落无数，都隐在树丛中，河面宽而平，平潭中黄昏时静寂无声，惟见水鸟掠水飞去，消失在苍茫烟浦里。一切光景美丽而忧郁，见到时不免令人生“大好河山”之感。公路虽不经从失马湾过，失马湾地方有一个故事，却常常给人带走很远。公路入芷江境后，较大站口名怀化镇。经过的旅客除了称羨草木田地美好，以及公路宽广平坦，此外将无何等奇异感想。可是事实上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地方民性强悍，好械斗，多相互仇杀，强梁好事者既容易生事，老实循良的为生存也就力图自卫。

蔡锷护法军兴，云南部队既在这里和北洋军作战。结果遗下枪支不少。本地人有钱的买枪，称为团总，个人有枪，称为练丁。枪支一多，各有所恃，于是由仇怨变成劫掠。杂牌军来，收枪裹匪膨胀势力。军队打散后，于是或入



山落草保存实力，或收编成军以图挟制。内战既多，新陈代谢之际，唯一可作的事就是相互杀戮。20年间的混乱局面，闹得至少有一万良民被把头颅割下示众，（作者个人即眼见到有3000左右农民被割头示众，）为本地人留下一笔结不了的血账。然而时间是个古怪东西，这件事到如今，当地人似乎已渐渐忘掉了。遗忘不掉且居然还能够引起旅客一点好奇心对之注意的，是一座光头山顶上留下一列堡垒形的石头房子，不像庙宇也不像住户人家，与山下简陋小市镇对照时，尤其显得两不调和。一望而知这房子是有个动人故事的。这是一个由地主而成团绅，由团绅而作大王，由大王升充军长，由军长获得巨富，由巨富被人暗杀的一个姓陈的产业。这座房子同中国许多地方堂皇富丽的建筑相似，大部分可说是用人血作成的，这房子结束了当地人对于由土匪而大王作军官成巨富的浪漫情绪。如今业已成为一个古迹，只能供过路人凭吊了。车站旁的当地妇人多显得和平而纯良，用惊奇眼光望着外来车辆和客人。客人若问“那房子是谁的产业？谁在那里住？”一定会听到那些老妇人可怜的回答：“房子是我们这里陈军长的，军长名陈汉章，五年前在洪江被人杀了，房子空空的。”且可怜的微笑。也许这妇人正想起自己被杀死的丈夫，被打死的儿子。也许想起的却是那军长死后相传留下350条金子，和几个美丽姨太太的下落。谁知道她想的是什么事。

怀化镇过去20里有小村市，名“石门”，出产好梨，大而酥脆，甜如蜜汁，也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是有好出产，并不为人注意，专家也从不曾在著作上提及，县农场和农校更不见栽培过这种果木。再过去25里名“榆树



现保存完好的古巷（佚名 芷江县摄影协会提供）

湾”，地方出好米，好柿饼。与怀化镇历史相同，小小一片地面几乎用血染赤，然而人性善忘，这些事已成为过去了。民性强直，20年前乡下人上场决斗时，尚有手携着手，用分量同等的刀相砍的公平习惯，若凑巧碰着，很可能增长旅行者一分见识。一个商人的18岁闺女死了，入土3天后，居然还有1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把这女子从土中刨出，背到山洞中去睡她三夜的热情。这种疯狂离奇的情感，到近年来自然早消灭了。新的普通教育，造成一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一部分人自然还以为教育成功，因此为多数人所扶持。正因为如此一来，住城市中的地主阶级，方不至于田园荒芜，收租无着。按规矩，芷江的佃户对地主除缴纳正租外，还应当每1石租谷中认缴鸡肉1斤，数量多少照算，所以有千来石净收入的人家，到收租时照例可从各佃户处捉回百十只肥鸡。常日吃鸡，吃到年底，还有富余。单是这一点，东乡的民俗如何宜于改造，便很显然了。

榆树湾离芷江还有90里，公路上行，一部分即沿沅水西岸拉船人纤路扩大改造而成。公路一面傍山，一面临水。地势到此形成一小盆地，无高山重岭，汽车路因之较宽大，较平宜。

到芷江时，一个过路人一瞥所得印象必不怎么坏。城西有个明代万历年的古塔，名雁塔，形制拙而壮，约略与杭州坍塌的雷峰塔相似。城楼与城中心望楼，从万户人家屋瓦上浮，气象相当博大厚重，像一个府治。河流到了这里忽然展宽许多，约三分之二里。一个17墩的长桥，由城外河边接连西岸，西岸名黄甲街，住户店铺也不少。30年前通云贵的大驿道由此通过（传说中的赶尸必由之路），现在又成为公路站头。城内余地有限，将来发展自然还在西岸。表示这繁荣的起点，是小而简陋的木房子无限量的增加。

有个大佛寺，也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建筑，殿中大佛头耳朵可容8个人盘旋而上，佛顶可摆四桌酒席绰绰有余。好风雅的当地绅士，每逢重阳节便到佛头上登高，吃酒划拳，觉得十分有趣。本地绅士有“维新派”，知去掉迷信不知道保存古迹，民国九年佛殿圯坍后，因此各界商议，决定打倒大佛。当时南区的警察所长是个麻脸大胖子，凤凰县人，人大心细，身圆姓方，性情恰恰如吉诃

德先生的仆人，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就亲自用锄头去掘佛头，并督率警士参加这种工作。事后向熟人说：“今天真作了一件平生顶痛快事情（不说顶蠢事情），打倒了一尊500年的偶像。人说大佛是金肝银肠朱砂心，得到它岂不是可以大发一笔洋财？哪知道打倒了它。什么也得不到。肚子里一堆古里古怪的玩意儿，手写的经书，泥做的小佛，绸子上画了些花花朵朵，——鬼知道有什么用。五百年宝贝，一钱不值。大脑袋里装了60担茶叶，1个茶叶库，一点味道都没有，谁都不要，只好堆在坪里，一把火烧掉。”把话说完时，伸出两只蒲扇手，“狗禽的，一把火烧完了，痛快。”

总而言之，除了一大殿，当时能放火烧的都被这位开明警察所长烧了。保存得上好的五百卷手抄本经卷，和五彩壁画的版子，若干漆胎的佛像，全烧光了。大佛泥土堆积如一座小山。这座山的所在处，现在本地年青人已经不大知道了。当地毁去了那么一座偶像，其实却保存另外一个活偶像。

城里东门大街福音堂里，住下一个基督教包牧师，在当时是受本城绅士特别爱护尊敬的。受尊敬的原因，为的是当时土匪不敢惊动洋人。有时城中绅士被当作肥羊吊去时，无从接头，这牧师便放下侍奉上帝的神圣的职务，很勇敢慷慨深入匪区去代人说票。离县城30里的西望山，早已成为土匪老巢，有枪兵一排人还不敢通过，大六月天这位牧师去避暑，却毫不在意，既不引起众人对于这个牧师身分的怀疑，反而增加这个牧师在当地“所向无敌”的威信。

这事说来已20年，上帝大约已把那牧师收回天国，也近于一篇故事了。20年来本地绅士半数业已谢世，余下的都渐渐衰老了，子侄辈长大成人，当前问题恐不是毁佛学道，必是如何想法不让子侄辈向西北走。担心的并不是社会革命，倒是家庭革命。家庭一革命，作严父作慈父两不讨好。芷江的绅士多是地主，正因为有钱，因此吃喝享乐之外历来还受两重压迫，土匪和外来驻防剿匪军，两者的苛索都不容易侍候。

近年来一切都不同了，最大的威胁，恐怕是自己家里的子女“自由”。子女在外受教育的多，对于本地是一种转机，对于少数人，看来却似乎是一种危机。

我问坊前长流的碧水，坊后不老的青山。

我问天上过路的流云，人间凝固的历史。

我问华山夏水间千千万万的赤肝紫胆，我问扑面而来撩人忧思的秋雨秋风！



芷江行

李元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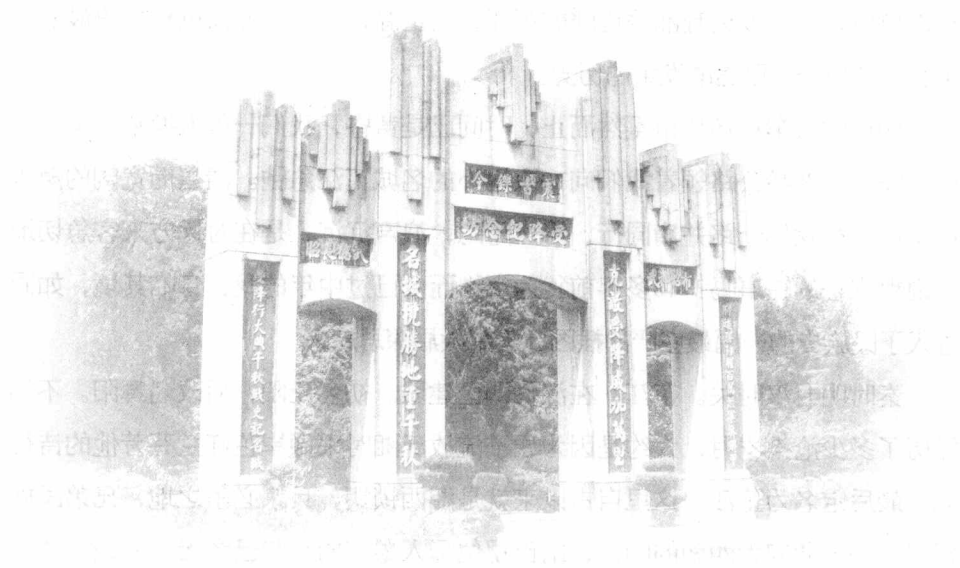
有一年的深秋时节，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虽然迟到了40多年，我毕竟能一偿夙愿，从长沙远赴湘西边陲的芷江，去重温，不，去补读抗日战争最后一页当日辉煌今天已逐渐发黄的历史。

西行的火车在怀化市戛然而止，时间已是黄昏，我们一行人换乘汽车，月色迷朦中，湘黔公路领着我们向70余里外的名城芷江急驰。清碧而宽阔的澧水在车窗外和我们一路并肩同行，涛声隐隐，浪声沉沉，是在对远方来客急切地诉说那难忘的往事吗？40多年前犹为童稚而今已过中年的我，身临其境，如同进入了民族史的一幅最庄严的插图，不禁敛眉深思起来。

秦时明月汉时关。芷江，在汉代即已建城。初名无阳，后改名舞阳。不知经历了多少沧桑岁月，大约是因为屈子流放沅湘时采撷岸芷汀兰芬芳他的诗行吧，最后定名为芷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湘西锁钥，兵家必争之地，兄弟民族聚居之处，通向大西南的门户，出自哪位骚人墨客的心裁已经无法考证，“滇黔孔道，全楚咽喉”，8个作金石之声的大字，就是不知源于何时即流传至今的

对它的赞辞，令人于千里万里之外，都可以想像它威镇一方的雄风。古代的历史我无心叩问，我只知道40多年前，当我随父母四处流亡的小小童年时代，这里就是抗日战争后期的军事重镇和空军要塞，半壁山河沦陷之日，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国民政府陆军前线指挥部就设立于此。城郊建有占地五千亩的大型飞机场，可容B-29轰炸机起降。第四方面军布防坚守在不远的雪峰山区，以民族御侮的意志和巍巍山岳一起筑成钢铁的屏障，保卫了给日寇以严惩威胁的芷江空军基地，使日寇占领大西南后而灭亡全中国的计划成为一枕黄粱。1945年8月15日，横行直窜的太阳旗终于倒地，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得不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飞到芷江，和国民政府要员举行无条件投降之前的受降会谈。受降，受降，溇水河边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在亿万人掀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和日以继夜的鞭炮声里，芷江，便如同千秋不磨的纸镇一方，重重地压在血与火所书写的胜利的史册上。

建造于1946年的“受降纪念坊”，地处芷江城外，原芷江机场南端七里桥磨溪口之侧，我们经过时，月色虽明，但城门已闭，人声已消，我们只得驱车直赴县城客舍。稍事休息，大家便出去观看市街的夜景。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中国的凯旋门（佚名 芷江县摄影协会提供）